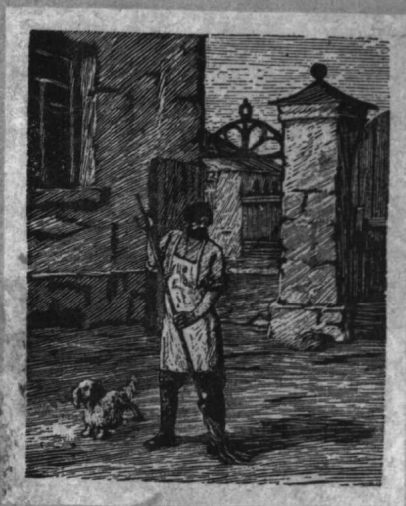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無可救藥的人

屠格涅夫 著



世界文學名著譯叢

一個無可救藥的人

俄國 屠格涅夫 著

劉大杰 譯

泥土社

目次

雅可夫·白辛可夫·····	一
不幸的姑娘·····	六
普寧與巴波林·····	一七
夢·····	二五
一個無可救藥的人·····	三三
譯後記·····	四〇

一個無可救藥的人

雅可夫·白辛可夫

這事情發生在彼得堡，那時正是冬天，狂歡節的第一天。一位同學請我吃飯，這位同學在年青時候，享有少女一般的謙虛貞靜的名聲，但是到了後來，他的行為並不過分拘謹。他正如我大多數的同學一樣，現在已經死了。那天他請客，除了我以外，還有兩位：一位是康士坦丁·亞力山大洛維奇·亞沙諾夫，還有一位是當日的大文學家。那位大文學家，累我們等了許久，最後送來一個信，說他不能來，於是一位身材短小淡色頭髮的紳士，填補了那個座位。這種照例的不速之客，彼得堡多得很多，他就是其中之一。

這一頓飯吃了很長的時間，主人殷勤勸酒，大家的頭腦，漸漸地都受了影響。於是深藏在我們心中的一切事情——哪個心中不藏着一點秘密呢——都跑到外面來了。主人那種彬彬有禮的神情，突然消失，兩眼閃動着厚顏無恥的光輝，唇邊變成露齒的醜笑。那位淡色頭髮的紳士，輕微地笑

着，發出莫名其妙的叫聲。但是最使我驚奇的還是亞沙諾夫。在平日無人不知道他是最講究禮貌的，可是他現在忽然時時用手去撫摸他的額頭，神氣活現地，吹噓他有多少高親貴友，而且一再提到他有一個叔叔，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我真不應該認識這小子，他確實在譏笑我們……他無非想表示不屑跟我們這些人來往。亞沙諾夫的傲慢無禮，使我生起氣來。

「喂！」我對他說：「如果你這樣瞧不起我們這些窮光蛋，頂好你走開，找你那位鼎鼎大名的叔叔去，但是他未必見你。」

亞沙諾夫並不回答，老是用手去摸他的額頭。

「一羣什麼東西！」他又說：「從來沒有到過上等社會，從不認識一個上流女人。看我這裏，」他叫喊出來，很快地從旁邊口袋裏，摸出一個小本子，用手輕輕一拍，「一整包的信，是一個女人寫給我的，這樣的女人，你們就是踏遍了全世界，也找不出第二個來。」

我們的主人和那位淡色頭髮的紳士，沒有注意到亞沙諾夫後面那句話，他們互相拉着鈕扣，正在相對談心。但我却是尖起耳朵在聽的。

「喂！你在吹牛，大人物的姪少爺！」我走近亞沙諾夫的面前說：「你根本就沒有一封信。」

「你覺得我沒有信嗎？」他反駁說，又驕傲地望着我。「那末，這是什麼？」他打開那小本子，取出將近一打封面上寫了他的姓名的信給我看看……我想，那筆跡我很熟……我現在還覺得滿臉羞紅……我的自尊心感着非常苦痛……沒有一個人願意去承認一種卑鄙的行爲……但是無可奈何，

當我開始講這故事時，我就知道講到這裏的時候，我會羞紅到耳根上來。所以我只好硬着心腸，老實承認。

好的，當時經過的情形就是這樣：亞沙諾夫酒喝醉了，一不小心，那一包信落在沾濕着香檳酒的桌布上，我的頭腦也昏透了，我就利用這個好機會，很快地偷看到一封信。

我的心停止了：……天呀！那個寫信給亞沙諾夫的女人，正是我心愛的人，並且絕無疑義，她現在是愛他了。信全是用法文寫的，通篇表現着溫柔與熱愛……

「我親愛的朋友康士坦丁，」信是這樣開始的……結尾這樣寫着：「願你像從前一樣小心，我一定是你的，如不可能，決不屬於旁人。」

真如晴天霹靂，把我震昏了。我坐着好一會兒沒有動，後來我清醒了，跳了起來，跑出那房子。一刻鐘以後，我回到了我自己住的地方。

柴勞尼司基一家人，是我從莫斯科到彼得堡來首先認識的。他家中父母健全，兩個女兒同一個兒子。父親的頭髮已經斑白，但身體仍然強壯。他從前參加過軍隊，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職位，早晨到政府機關裏去辦公；飯後睡一回，到了晚上，就在俱樂部裏打牌……他不常在家，沉默寡言，就是講話也像不高興的樣子。看人時從眉毛下射出一種眼光來，帶着半是憤怒半是冷淡的表情。他除了遊記和地理外，不讀其他的書。有時他覺得不舒服，就關在自己的房子裏，畫點小圖畫，或是同

老鸛鵲婆婆卡玩耍。他的妻子是一個身體衰弱患肺癆病的婦人，有一雙深陷的黑眼睛同一個尖銳的鼻子。好幾天不離開沙發，老在繡帆布坐墊。據我觀察，她很怕她的丈夫，似乎她從前有什麼事對不起他。大女兒瓦娃拉，是一個身體肥胖、臉色緋紅、頭髮美麗的十八歲的姑娘，老坐在窗旁，看街上來往的人。兒子在公立學校讀書，只有禮拜天才回家，他也不歡喜講話。小女兒叫蘇菲亞，就是我所心愛的，甚至她的性情也是偏於沉默。因此在柴勞尼斯基家裏，一天到晚總是靜悄悄的，打破這靜寂的只有老鸛鵲婆婆卡的刺耳的尖銳的叫聲。但客人們不久就習慣了這種聲音，於是又感到那永久靜默的壓迫和担荷了。不過到柴勞尼斯基家裏來的客人並不多，他們家裏實在是一個陰沉沉的地方。即使那些傢具吧，客廳中印了黃色花樣的裱牆紅紙，飯廳中那些燈心草墊的椅子，沙發上擺的那幾隻繡着女孩和小狗的毛呢舊墊子，幾盞分叉的燈，牆上掛着幾幅陰森的照片——每樣東西都使人感到一種不自主的憂鬱，每樣東西都表現出一種冰冷和平淡無味的感情。我一到彼得堡，我想我應該去訪問柴勞尼斯基家庭，因為他們是我母親的親戚。我很不舒服地在他家裏坐了一個多鐘頭，隔了很久，我才再去一次。但是後來我就漸漸地常到他們那裏去了。我爲蘇菲亞所吸引，開始我雖不大注意，後來我却愛上她了。

蘇菲亞身體苗條，可以說有點瘦弱，是一個中等身材臉色蒼白的女子，一頭濃厚的黑髮，一雙棕色的大眼睛，老是半開半閉的。她那端莊嚴肅的姿態，特別是她那緊緊閉着的嘴唇，表示出意志的堅決和力量。在他家裏，大家都知道她是一個個性極強的女孩子。

『她很像她的大姐姐，很像卡特林娜，』有一天只有柴勞尼斯基太太和我兩人同坐時，她對我這樣說。（在她丈夫面前，她是不敢提起那個卡特林娜的。）『你不認識她，她住在高加索，出嫁了。你想想看，她只有十三歲，就愛上了她的丈夫，並且在那時候就對我們聲明，她是決不同旁人結婚的。我們用盡方法都沒有用處。她等到了二十三歲，冒犯她父親的大怒，終於嫁給她愛慕的偶像了。很難說，蘇菲亞這孩子，將來什麼事幹不出來！希望上帝保護她不要這麼倔強！不過我很擔心，現在她只有十六歲，就已經不聽話了。……』柴勞尼斯基先生走進房來，他太太的話立刻就停止了。

我愛蘇菲亞，不是由於她的意志力，不是，不管她多麼冷淡，不夠活潑，缺少想像力，但她有她特別動人的美質，她態度爽直，情感真摯，並且心地純潔。我尊敬她正如我愛她的程度一樣深……我覺得她對於我也是另眼相看，我一向以為她在愛我，現在這幻景一旦破滅，並且確實證明她另有了愛人，這對於我真是一個大的打擊。

這意料不到的發現使我尤其驚奇，因為亞沙諾夫並不常到柴勞尼斯基家裏去，他去的時候比我少得多，他也沒有表示過特別歡喜蘇菲亞。他是一個皮膚黝黑的漂亮青年，善於表情，但略帶沉重。他有一雙光亮的凸出來的眼睛，寬大潔白的前額，在精緻的鬚鬚下面，現出鮮紅豐滿的嘴唇。他非常謹慎，但是行為很嚴肅，對於他自己發表的批評和談話，都很自信，在沉默的時候，他也有一種威嚴。很明顯，他是很自尊的。亞沙諾夫不大笑，笑起來老是閉着牙齒，而且他從沒有跳過舞。他的體格並不嚴整，還有點笨重。他從前在某一個兵團裏服務過，有人說他是一個很幹練的將校。

「真是一件怪事！」我躺在沙發上思索，「何以我從前一點也沒有看出來？」……「願你像從前一樣小心，」我突然想起蘇菲亞信中的這幾個字，「呵！」我想：「原來如此！」一個多狡猾多下賤的小女人！我還以為她坦白老實呢。……好，你等一回，總叫你知道……」如果我沒記錯，當我想到這裏的時候，就傷心地痛哭起來，一整夜沒有睡覺。

第二天下午兩點鐘，我到柴勞尼斯家裏去。父親不在家，他的妻子也不坐在原來的地方，因為從昨天薄餅節以後，她就有點頭疼，所以睡在寢室裏。瓦娃拉肩膀靠着窗子，站在那裏看街，蘇菲亞雙手叉在胸前，在房間裏踱來踱去，老鸛鵒婆婆卡正尖聲地叫着。

「喂！你好？」瓦娃拉看見我一走進房子，懶散地對我說：「瞧，一個農民走過去，頭上頂一隻盤子。」接着她低聲說了。……（她看見街上來往的人，有一「對自己報告說明的習慣。」）

「你好？」我回答，「你好，蘇菲亞·尼可拉維娜，你媽媽呢？」

「她睡覺去了，」蘇菲亞答道，仍在房間裏走來走去。

「我們昨天吃了薄餅，」瓦娃拉說，並沒有轉過頭來。「你為什麼不來？……那個書記在上哪裏去？」

「呵！我沒有工夫，」（「舉槍致敬，」老鸛鵒尖聲地叫着。）「婆婆卡今天怎麼這樣亂叫！」
「牠老是這樣亂叫的，」蘇菲亞說。

我們大家沉默了一回。

「他走進大門去了，」瓦娃拉一面說，一面突然地坐上窗台去，打開了窗子。

「你在講誰？」蘇菲亞問。

「一個討飯的，」瓦娃拉答道，她彎着腰，從窗上拿起一個小銅幣，銅幣上還殘留着灰色的香灰，她把它丟到街上去了。她隨即用力地把窗門關上，很重地又跳到地板上來。……

「昨天我過得很愉快，」我坐在一把靠椅上，開始這樣說：「我同一個朋友一道吃飯，康士坦丁·亞力山大洛維奇也在那裏……（我看看蘇菲亞，她滿臉鎮靜，一根眉毛也不動。）」「我得承認，」我接着說：「我們喝了很多的酒，四個人喝了八瓶。」

「真的，」蘇菲亞安靜地清楚地說着，並且搖了搖頭。

「是的，」我接着說下去，對她這種鎮靜的態度，微微感到不快。「你知道嗎？」蘇菲亞·尼古拉維娜，酒後出真言，這句俗話似乎很對。」

「爲什麼很對？」

「康士坦丁·亞力山大洛維奇把我們弄得發笑了。你想想看，他忽然一下子用手去撫摸着他的額頭，並且說：「我是一位漂亮人物，我有一個鼎鼎大名的叔叔。」……」

「哈，哈，」瓦娃拉發出短促的笑聲。

「……婆婆卡，婆婆卡，婆婆卡！」那老鸚鵡大聲地響應她。蘇菲亞仍然站在我的面前，兩

隻眼睛釘住我。

「你呢，你講的什麼？」她問我，「你還記得嗎？」

我不禁紅起臉來。『我記不得了，我可能在胡說一氣。喝酒實在是危險，』我說到這裏，特別加重語氣，『一個人喝醉了酒，馬上就胡說八道，很容易把旁人不應該知道的話講了出來。後來他一定很懊悔，但是已經太遲了。』

「難道你露出了什麼秘密嗎？」蘇菲亞問。

「我不是說我自己。」

蘇菲亞偏轉頭去，又在房間裏走去走來。我盯住她，心裏發怒。『真的，』我想，『她還是一個小孩子，一個嬰兒，但是，她多麼有把握。簡直是石頭做的。可是，不要急……』

「蘇菲亞·尼古拉維娜……」我大聲地說。

蘇菲亞停住了。『什麼事呀！』

「你彈點鋼琴給我聽，好嗎？」同時我又低聲地接着說，『我還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你。』

蘇菲亞一聲不響，走到另一間房裏去，我跟着她，她在鋼琴面前站着。

「你要我給你彈點什麼呢？」她問。

「聽你的便，……就彈一首蕭邦夜曲吧。」

蘇菲亞開始彈夜曲。她的技巧並不高明，但很有情感。她的姐姐只會彈波蘭舞曲和華爾茲舞。

曲；然而也不常彈。瓦娃拉有時懶懶散散地走到鋼琴面前，坐下來，讓她的大衣從肩膀落到肘臂上，（我從沒有看見過她不穿大衣的）大聲地彈着波蘭舞曲，一曲未完，又換一曲，她忽然長歎一聲，站了起來，又回到窗旁去了。瓦娃拉真是一個怪物。

我坐在蘇菲亞的近旁。蘇菲亞·尼古拉維娜，「我一面說，一面從旁注意着她。『我應該告訴你一件新聞，一件使我很不舒服的新聞。』

『新聞？什麼新聞？』

『我告訴你……一直到現在，我誤解了你，完全誤解了你。』

『怎麼誤解了我？』她一面問，一面在彈琴，她的眼睛正注視着她的手指。

『我從前以為你很坦白，以為你不是偽君子，覺得你不會裝模作樣，騙人……』

蘇菲亞低下臉去，更靠近琴譜。『你說什麼，我不懂。』

『並且，』我說下去：『我萬想不到，像你這樣小的年紀，作假居然作得這麼好！』

蘇菲亞的手在琴鍵上輕微地顫動。『你何以要這樣講呢？』她說着，並不看我。『我作假？』

『是的，你作假。』（她微笑了……我滿心惡意地憤怒起來。）……你裝着對於某人漠不關心的

樣子……實際你寫信給他。』我細聲地加上這一句。

蘇菲亞的臉色變白了，但是她並不轉向我這邊來。她把那夜曲一直彈完，站起來，將琴關上。

『你到哪裏去？』我迷惑地問她。『你沒有話回答我嗎？』

『我如何回答你？我就不知道你在講什麼……我是不會做假的……』

她開始收拾樂譜。

我真要氣昏了。

『你知道，你知道我在講什麼，』我一面說，同時也站起身來，『如果你願意的話，我還可以立刻提醒你在一封信上所寫的句子：「願你像從前一樣小心，」……』

蘇菲亞微微一驚。『我真想不到你會這樣！』最後她這麼說。

『我也真想不到你，』我反駁着說：『蘇菲亞·尼古拉維娜，真想不到你會看中了這樣的一個人……』

蘇菲亞很快地轉過頭來望着我，我不知不覺地朝後退了幾步，她那老是半開半閉的眼睛，忽然大大地睜開來，顯得那麼巨大，在那緊蹙的眉毛下面，閃着憤怒的光。

『呵，如果就是這件事，』她說，『那讓我老實告訴你吧，我愛那個人，無論你對他或者對於我的愛他怎麼看法，跟我都毫無關係。這於你有什麼相干？……你有什麼權利來同我談這種事情？』

如果我下了決心……』

她不說了，很快地跑出房去。我站着不動。我感着意外的難受與羞恥，只好用手遮住臉。我知道我的行為是不正當的，是卑鄙的，我給羞恥和悔恨壓得喘不過氣來，我正如丟了臉似的，呆呆地站着。『天哪！』我想，『我幹的好事！』

「安東·尼克蒂基，」我聽見女僕在外面房裏說：「拿杯水來，快點，給蘇菲亞·尼古拉維娜。」
「怎麼回事？」那人問道。

「我想她在哭呢……」

我跳起來，走到客廳裏去拿我的帽子。

「你同蘇菲亞談了些什麼？」瓦娃拉冷淡地問我，停了一會，她接着低聲地說：「那位書記又來了。」我向她告辭。

「你爲什麼就走呢？等一會，媽媽就要下來了。」

「不，我現在不能等了，」我說：「還是下次再來奉看吧。」

正在這時候，蘇菲亞堅定地一步步地走進客廳來，使我戰慄，真的使我打抖。她的臉色比平日更加蒼白，眼皮有點兒紅，她並不瞋我一眼。

「看，蘇菲亞，」瓦娃拉說：「有一位書記老在我們房子前面走來走去。」

「一個偵探，或者……」蘇菲亞冷淡地輕蔑地說。

這太過分了。我走出來，我真不知道我怎樣走回家的。我感到非常苦惱，一種形容不出來的可憐和難受，在二十四小時內，受到兩次致命的打擊！我知道蘇菲亞愛的是旁人，並且她以後也看不起我了。我覺得一切都完了，臉也丟光，連對於自己憤怒的力量都沒有了。躺在沙發上，臉朝着牆，我正在嘗受第一次襲來的失望的苦痛時，忽然聽見房中有腳步的聲音。我抬起頭來，看見了我最好

的朋友雅可夫·白辛可夫。

我早就準備好了，那天無論哪個跑進我的房間來，我是要對他大發脾氣的，但是對於白辛可夫，我永遠不能生氣。完全相反，不管我是多麼苦惱，看見他來，我內心感到歡喜，並且同他點了頭。他照他的老習慣，在房間裏踱了兩圈，清清喉嚨，把他的長手膀和長腿伸一伸，默默無言地望着我，站了一分鐘，於是又一聲不響地坐在那房角裏。

我認識白辛可夫已經很久了，差不多是童年時代的朋友。他也是在那個私立學校教養出來的，那個學校是德國人溫特克勒辦的，我也在那裏讀過三年。雅可夫的父親是一個退職的窮少佐，人非常老實，可是神經有點毛病。當他兒子七歲時，就把他送到這個德國人辦的學校裏，預付了一年費用，自己離開了莫斯科，以後就無影無踪了……對於他時時發生一些陰森的奇怪的謠言。八年之後，才確實知道他經過阿爾堤時，給大水淹死了。爲什麼他要到西伯利亞去，這原因誰也不知道。雅可夫沒有其他的親戚，他的母親早就死了。他簡直是溫特克勒一手扶養起來的。不錯，雅可夫還有一位遠親，一位姨祖母，可是她窮得不敢來看她的姪孫，她害怕要她擔負照顧她姪孫的責任。其實，她這種害怕是毫無根據的，那位慈善的德國人，照舊同雅可夫住在一道，照顧他，讓他同旁的學生一起唸書，供給飲食，（但是，除了禮拜天，飯後是沒有點心吃的。）並且用他母親不要的外衣——都是舊得變成鼻煙色了——做衣服給雅可夫穿。他母親是里奧尼安地方的婦人，雖然年紀很大，仍很活潑好動。因爲這些情形，因爲雅可夫在學校的地位很低，所以同學們對他的態度很隨便，有點